國朝漢學師承記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甘泉江　藩纂

王鳴盛 金曰追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二爲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綬常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客游蘇州時沈文慤公德潛以禮部侍郎

梁宗明末年江湖派聯文古猾氣不足爲訓

致仕知宜加以詩名高海內記又与王傳祁日上四室加東生学三宗知於文章能有照應

致仕海內英儁之士皆出其門下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相唱和文懿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徵君講經義知詁訓必以漢儒爲宗精研尚書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唐人所斥爲僞大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十九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三年

天子親試翰詹諸臣
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藏事卽有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之
命還京有御史論其馳驛濫用驛馬星吏議左遷光祿
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
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
一介不取也閉戶讀書日夕探討嘗謂漢儒說經必守
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
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

矣然經注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出於魏晉未爲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以鄭馬爲主不得已間采僞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說槩不取焉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詩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生謂少陵以後一人手定詩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

金日追
璞園

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沚卒年七十有八藩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祿在艮庭先生家見此書囑艮庭先生招藩往謁獎賞不去口嘗謂藩曰子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爲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賡芸費子士璣三人而已璞園名曰追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卷行於世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科舉人治漢易李賡芸號許齋嘉定人深於小學乾隆庚戌成進士今官浙江嘉興府知府

錢大昕
曉徵
辛楣
竹汀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沚以先生對先生西沚之妹婿也侍御告之巡撫雅蔚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爲奇才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

行在

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

亮全椒吳烺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甫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

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

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又奉

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毬圖皆預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邴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卽

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
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
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
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
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
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
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
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
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

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傅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傎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即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爲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

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恒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二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

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蠱。離。二之初。革。蠱。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

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

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

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

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

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

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

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

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

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

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君謨說於豫云復初之

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黿龜者黿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

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牿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對一書其爻

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旣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闓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衞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

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擬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咨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則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

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潧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

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滑洧作溱洧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弒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弒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

祟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昆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衞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

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畧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弒末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閽弒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弒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

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
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弒者無德而有功天
所惡也宋襄公用鄫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
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
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
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
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
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弒遇弒者皆無道之
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
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愼也非恕臣之

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

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

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苐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且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

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月爛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

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

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閒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

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

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

阿辛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即謬即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祖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剌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

以下皆通
格林補注
舉廣今誌
據錢直卿研錄藝文志時補
經典文字攷異三卷
唐石經攷異一卷
聲類四卷
廿修唐書史日表

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謬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岔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

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

一卷
三史拾遺五卷
諸史拾遺五卷
南北史雋一卷
唐學士年表一卷
宋中興學士年表一卷
四史朔閏考四卷
通鑑注辨正二卷
洪文惠年譜一卷
洪文敏年譜一卷
陸放翁年譜一卷
王伯厚年譜一卷
王弇州年譜一卷
鄞縣志三十卷

五十卷詩集十卷續集十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十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史稿十四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

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功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

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郎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坫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

賜六品頂帶(張溉亭)東垣舉人繹侗東壁東塾皆諸生塘字學(一作岳原)淵一字禹美爲諸生時與諸瀫論汪翊青王鶴谿王耿

長興縣志二十卷
天一閣碑目二卷
疑年錄四卷
述德錄四卷 長興舊聞錄四卷
金石文字目錄八卷 附識一卷
三統術衍三卷 術鈐一卷
風俗通義逸文二卷
恒言錄十卷
[illegible]垣集四卷
右竹汀先生著

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歸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厤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

說文解字斠詮十四卷
爾雅釋義十卷釋地一卷
聖賢冢墓攷十二卷
內則注二卷
史記補注一百三十卷
漢書十表注十卷
硯銘集錄四卷
古器款識四卷
游人錄八卷

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皆行於世卒年五十有六坫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之資精於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爲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關中在畢巡撫沅幕中與歙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就職州判監修陝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末疾歸卒於蘇州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獻之工於小篆不在

共語四卷
新體文二卷 全鳳王
生詩二卷
右十蘭氏著

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藏弆其書如拱璧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臥榻問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坫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蠛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犁將軍之
命曰塞外不能事剞劂當錄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後江都韋佩金書城爲廣西凌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滿南還公知書城與獻之同舉於鄉以原稿囑書城付獻之獻之捧書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

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賙恤其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謙抑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幾人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王昶
德甫
述菴
蘭泉
琴德

甘泉江　藩纂

王蘭泉先生

袁廷檮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溪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茁二枝一出土即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栖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

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弜三體唐詩爲人演說楊用修卄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游吳下蔣恭棐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肆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尙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佘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

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眞迦見而心折附番船上書於沈尙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班候選秦尙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日琯弟徵君日璐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

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八

都供職。溧陽南沙蔣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
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
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
年、兩淮運使提行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
職。時緬甸未靖。
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尚書。定邊右副將
軍總督雲南貴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
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
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住騰越。頃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爲經略。緬酋懵駁乞降。經略

屬先生草檄諭懵駁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尚書溫福代之奏留先生佐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咒詛發兵佔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瀼等塞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

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

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

大兵進討克斑爛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三十七年

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訐訟

詔罷五岱。

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築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薛綜從墨壟溝經郭舟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夾擊。綜援絕糧盡。全軍皆沒。

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壟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克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先

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勗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

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

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尚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

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峯。又克兩大碉。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碉。海蘭察

奪險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既得美諾率衆犯當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擲賊死者甚衆畏當噶兵乞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爾壟奏沃日乃進討大路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恒徹夜不寐十一月八日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啓行抵

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

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牘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

上嘉之有

旨垂問文成覆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

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即刮耳厓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噶

急索諾木率其兄爽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七
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詘雜爾等二千餘人齎
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并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
征九年雕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焉上吟咏穹廬誦讀
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朔
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
首藁街是日

幸紫光閣。
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
賜白金緞匹朝珠荷包。奉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着陞授鴻臚寺
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
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使司副使。四十二
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三年
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
定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
多。

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戸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久。多聞舊事。請留內用。
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
駕南巡。
鑾輿次嘉興。有
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
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
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回

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衆攻破西安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具奏奉

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

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會寧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

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秉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人籍城外民强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邠乾永壽皆鑿塹塡門而長武樵採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峯同匪合兵據險以守

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

統海蘭察領京兵從山西來工部尚書復興領兵從河南來將軍莽古賚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熹率衆降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敷倫泰代之會敷倫泰亦調往甘肅以太原總兵富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寧見富敏泰告以要險形勢及攻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殲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防五千名之外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

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火藥鎗炮軍裝駝載者
又以萬計先生不攜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舛
誤奏上有
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
知縣孫岳灝逸去巡撫畢沅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
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洛得
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蓮邏緝奉
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
陛見未幾景蓮等獲秦某解京師即
命入京

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
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
奉
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
駕東巡。回鑾至青縣。
上命與兵部尚書慶桂往江南。同鞫高郵州典史陳倚
道揭州書吏假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
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鞫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
書吏收漕折色案事。竣。又
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

旨鞫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良弼修方家淵堤工偷減土方案。訊畢。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奏聞。奉

旨允行。是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

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鄒夫人亦封一品。勘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跡。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荆州。方家淵堤工。尚未修補。乃具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

五十七年隨
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擯斥忤
當軸旨。遂乞假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
上召見大臣。詢王祖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
克日就道。時屆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苶。動履盤跚。
召見時。
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
諭歲暮苦寒。宜竢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受
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
皆預纂修之役。已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

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沚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堤下朋簪雜還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

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

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

闕

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

寧壽宮宴畢

賜玉如意楠木鳩杖綢緞裝錦大毯筆墨等十六件獻

詩六章奉

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

陛辭出都主婁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

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淪未

平之故奏對畢又

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

覲德殿前敬謁

梓宮遂陳數事

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同籍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祗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爲浙江巡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

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

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
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陜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
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
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商
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
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
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揭橥五代史注揭橥
取周禮職金注令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橥之意蓋
以漢學為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

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將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

袁廷檮
又愷
壽階

語搆怨幾削著錄之翻然而蕭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畹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袁上舍廷檮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貲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弆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板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尚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

惠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挐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頡雲延之康山賓館頡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閈後擕家邗上壽階館

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讎校邃深小學其論大誥敘將黜殷命云今倘書諸本皆無命字詩幽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詰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詰字具存此摩改之明

證也其論說文解字蘜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蘜字以别於蘜之爲治牆蘜之爲大菊蘧麥也 嗙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嗙喻也曰淮南宋蔡舞嗙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 麔麋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麎牝麋則麔不當云牝矣 液盡也曰盡當作𧖴血部𧖴气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竝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 不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 小徐本如此 故字

鈕樹玉 非石

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丕見九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刻改篆體作豜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稚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槩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朱笥河先生

朱筠
竹君
美叔
笥河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南長陽四川珙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陜西盩厔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臥起手鈔默誦雞鳴不已弟兄同入泮宮學使呂熾試以鵬翼摶風歌奇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及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歎賞不絕於是京師有競爽之目年二十五

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似汝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勉强爲弟起先生不答既而輾然曰汝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翰詹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
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
之敘。敘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
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
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
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大
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
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

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敎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徵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

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說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大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襍采孔

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敘卦傳為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

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訪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泰秦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辵從辵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剌聲而改从負半譌也舜之爲舜壺之爲壺甾之爲曲鬻之爲餌全譌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餼字以萎飼之萎當餧而饑餧之餧當萎於是有俗餧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何已从勹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亟从士而

又士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囟聲玉篇囱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悤徐鍇以爲當从囟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日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鍇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

去聲則陟賁反音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觢觢一角仰也爾雅皆踊觢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戡黎戡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砅砅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鼁鼀亦爲鼁鼀鼀詹諸縞衣綥巾綥从糸畀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兆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脩涂梁溠溠荆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則溠宜屬荆州

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爁矣爁从女監聲過濫也孟子泄泄猶沓沓泄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汃國謂四極汃從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汃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之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脩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

辨令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辥从辛爲皋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盧朁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日不宜有褱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敺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詈罵勞爲火燒門宰爲皋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詭說皆始造文字所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强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涯烏姝擘巳逑救各引載㧑爲坺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襍陳

殊形備䙳豈容廢百舉一去都郎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鎦當劉以畱當由以䌰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䌷之从絲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粊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粊誓粊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辠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

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辠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郎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泑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卯金刀謂許君朓其文按劉之字从丣从金刀聲丣古酉字非卯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於篆貨或近眞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謡曰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壬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厯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時

上詔求遺書先生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

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併合各州縣所有鐘鼎
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採輯逸書五百餘部
次第刊布流傳海內實先生啓之也又奏請倣漢熹平
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旨候朕緩緩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
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
命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掌院爲總裁又直
軍機凡館書稿本披閱辨析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

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生友某公强先生見之先生持論侃直不稍下金壇憾之間爲

上諭朱筠纂修不勤

上曰命蔣賜棨趣之而不之罪焉己亥八月

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有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發其奸雪某生冤閩中士人至今稱道之任滿回京卒於家年五十有二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其

是非証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渟淵嶽峙矣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夷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蘿負葛必登其巔題名鐫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拇戰分曹雜以諧笑每酒酣耳熱咬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淸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慶主文柄搜羅英俊如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戴編修震汪明經中皆亢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生無間

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同邑洪君稚存爲紹介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有如此先生提唱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厦千間之槩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考古講學釃酒盡醉而已藩年十六即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炧時嘗謂藩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之襟期磊落

所著先生著書有風俗通校正稾本藏葉氏平安館今歸金穀芗白有韓非子校正一卷

李威 畏吾
孫星衍 伯淵
吳鼒 山尊

蕭然遠矣子二長錫卣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綠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興化任大椿龍溪李威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偃師武億全椒吳鼒李威字畏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戊戌進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星衍字伯淵讀書破萬卷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丁未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鼒字山尊淹通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說之是非一見即能分黑白辨昭聾也乾隆壬子舉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

武億　虛谷

斫

讀學士任君大椿別見

武億

武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十九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廬舍毀圯架箔處洿泥中誦讀不輟斯朽木焚火以禦寒斧傷指及足流血殷地終不廢讀也年二十二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訟無留牘禱雨即降有人賄以二千金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我

懼雷擊我也暇日召耆老問土俗利病革除民供煤炭及餽里馬草豆諸秕政博山民煮糯米汁爲土玻璃作釵珥瓶盎燈毬鬻於市及婦孺嬉戲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葉有好事者爲山東巡撫取以入土貢遂爲例每歲按額徵之民苦其擾乃爲民請於大吏力白其害遂不入

貢瓶范泉書院立程課教諸生親往講學勵以讀書立品爲善士君承笥河先生之學痛詆二氏乃檄合邑僧尼至署諭以佛爲異端害人心壞風俗演傳奕韓愈之言反覆譬喻僧尼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髮還俗

於是入其境者第聞絃歌之聲不聞梵唄之音矣乾隆壬子大學士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十一人橫行州縣至博山宿逆旅飲博手持鐵尺指揮如意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收之成德等持器械拒捕役不敢前君手撲之仆縛以歸成德尚倔強不服出牌擲於堂上瞋目大呼曰吾等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敢問我邪立而不跪命役撾其脛始伏地乃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至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謁見是不奉法吾逼揭汝等騷擾

狀奈我何成德等始懼咸叩首求去其事喧傳省中小人皆謂武岡蔡禍叵測將累上官時山東巡撫吉慶畏勢闒茸聞此言即委員絡繹於道訪問虛實有府佐劉大經者與君不相能篤說於大府前吉慶以濫責無罪直書其事劾之和珅笑曰是暴吾役之不謹而陰爲武令地也封還其疏吉慶望風承旨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入奏報罷縣民聞令去扶老攜幼數千人走省中見大府叩首乞留我好官吉慶曰歸無譁還汝好知縣吉慶知不容於輿論而怵於權勢會將入

覲乃挈君至都下爲謀捐復和珅總吏部事駁之其事

遂寢乃請主東昌啓文書院講席以塞衆口也後故人秀水王復爲偃師令遂歸與復商榷政事暇時考校古書相得甚歡不復作出山之計嘉慶四年

天子親政和珅伏辜

詔各舉所知廢員可起用者有以博山事聞

敕吏部將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並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而君先一月死矣得年五十有五君生而狀貌魁梧有兼人之力兼人之量生平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涑水通鑑皆能闇誦所著書有經讀考異義證偃師金石

童鈺
二樹

記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與童君二樹名鈺者同修偃師縣志童君好收藏碑版君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童君服其精審於是酷嗜翠墨游歷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捫苔剔蘚盡心摸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園莊去所居四十餘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君肩之以歸性善哭館笥河師家除夕師謂君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遺以二缾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及湯餅餢飥諸物君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師曰酌飽矣更有他

求乎數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笥河師大笑而去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流寓日下貧不能歸偕飲於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盞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藩嘗叩之曰何爲如此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藩戲之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藩與君交垂二十年核君行事不愧循吏古人云以經術飾吏事不通經術而能爲循吏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洪亮吉
君直
稚存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采贅於武進趙氏至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常兒晚自塾歸母氏篝燈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間不斷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與同邑黃秀才景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後謁安徽學使笥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戴編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皆通古義乃立志窮經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孫洪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

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王文端公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既以不得親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喻以毀不滅性。始啜粥居苫枕凷。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石韞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官。藩是時館總裁王文端公。第君手定條例。屬藩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勘定。駁其紕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

謂藩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五十七
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卽拜貴州學政之
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置各府
書院黔人爭知好古君之敎也奏陳灝禮記注乃臆說
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元注以試士格於部議不行嘉
慶元年充
咸安宮總裁在
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敎匪充斥題爲征
邪敎疏君指陳時事直書無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
腕歎息皆以爲狂君知不容於時適弟藹吉卒於家以

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歸

今上親政修

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

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念

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無奏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藏帑故相和珅擅權時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膝求擢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權之進呈

御覽有

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
律置重辟有
旨減死發伊犁武進趙君懷玉入詔獄慰之君曰昨日
念念在西市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送至廣
寧門外握手黯然而君神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
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
旨申飭不行五年四月京師亢旱
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氏二
臣忠於其主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不雨

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

子釋回是日甘霖大沛

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

製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啓沃朕心并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君以六年歸里雖蒙編管而江左名流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十二年常州旱有司勘不成災飢民剝樹皮以食君請當事率紳士捐貲賑濟所活飢民數十萬邑人至今稱頌不衰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

君性伉直疾惡如仇自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爲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理志十六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畢尚書沅幕中最久預修宋元資治通鑑修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冕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語

外君斷斷强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愠見於色因藩談次偶及與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谿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鼈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謂與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爲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辨論藩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與君同時爲漢學者孫君淵如之外有三人焉一爲莊君炘字虛庵乾隆戊子副榜較刊淮南子一切經音義深於聲音訓

趙懷玉 億孫 味辛

張惠言 臯文

臧琳

詁之學今官陝西　州知州一爲武進趙君懷玉字億
孫一字味辛庚子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
思無書不讀肆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一爲武進張惠
言字臯文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
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
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其甥董士錫字
晉卿傳其學康熙時又有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

臧鏞 在東
劉逢祿 中林

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解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者著有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敘元孫鏞刊行之鏞字在東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段大令懋堂致書學士曰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由是學士益敬異之然乎否乎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